

十年遊學記

巾幗  
十年遊學記



民國九年元月出版



著 作 者 紅 葉

印 刷 者 民 友 社

出 版 者 交 通 圖 書 館

棋盤街交通路口門牌一三三號

總發行所 交通圖書館

外埠分售處 各省中華書局

經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

中國十年游學記

精裝二厚冊

定價大洋一元

巾幗指南

# 十年游學記卷之三

編者紅葉

## 第十三回

迎舅氏海濱同話舊

論才難杯酒共談心

百年世事一風燈。

秉筆龍門愧未能。

游歷幾勞慈母望。

雌黃應惹俗流憎。

慚無健翮朝摩漢。

且學驚狐夜聽冰。

三竺歸來雲滿袖。

好書心曲逐層層。

這首詩是在下當年從杭州返蘇。在火車中間着沒事。胡亂謔着解解悶的。今天把他拿來。做這十年游學記下半部的開場白。列位不要笑我東施效顰。也學那這才人名士的甚麼紅樓夢咧。三國志咧。開卷第一張。必要做一首詩。或者填一首詞。把那作者的命意。全書的要旨。都包括含著在內。使看

書的人。一見便如數指上螺紋。了然明白。在下的書。不過是幾句白話。隨便說說自己一生的經歷。並沒什麼章法句法。怎敢同前賢比例着呢。這是在下要表明的。閒言休表。且說我那天在玉姊姊的父親衙門裏。接到我父親的快信。心裏吃了一驚。忙忙的拆開來一看。不但放了心。而且快活得不得了。原來我父親信中。說我母舅也放了湖北襄陽道。不日出京。本來只教坐京漢車。一直到任。因為三年遠別。狠記念我們。現在把行李什物。先託他舅爺。由京漢車動身前去。他同舅母表姊。輕裝簡從。某日到天津坐輪船。由上海來蘇。計算某日可以到申。叫我速即動身。在上海接了母舅們一同回到蘇州。切勿遲誤等話。我當把這信遞給玉姊姊看。玉姊姊也很歡喜。却恨天氣太熱。不能伴我到上海。也會會秀姊姊。我就同他說明天早車。即走車中涼爽些。他忙去對伯父說了。大家因我有正事。不好再留。就答應了。這晚又

要叨他們一席餞行酒。那也不必說了。玉姊姊又去通知郁姊姊。請他來話別話別。他聽了這信。立刻坐着轎來了。一進門就叫道。好呀美姊姊。你的心真狠。怎麼明天早車要走。到這晚才來通信。不把我的心都急碎了。我不依。我明天還要留你再到我家裏去住幾天。方許你走哩。我笑着謝了他。把信給他看。他才擡起了一張小嘴。咕嚕道。又是什麼秀姊姊不秀姊姊的。把我們拆散了。我要起到上海去同他不依哩。說得大家都笑來。他才問了伯父伯母的安好。又行了送行禮。託女僕去叫跟來的家人。快轉去稟明他母親。說今晚就住在這裡。明早要送美小姐上車哩。女僕答應着出去吩咐。我們就同入席叙談起來。過不多時。郁家伯母特命了一個女僕送我許多禮物。我辭謝不脫。只得都收下。賞了來人。那女僕說道。太太說請小姐明天送了美小姐上車就回。太太不過來親送了。求小姐回時。給我們太太請老大人。

老太太的安。我忙謝不敢。郁姊姊也應了他一聲。那女僕向我謝了賞。就回去了。這席酒却吃了有三四個鐘頭。才得吃完。伯母他們也送了極豐盛的禮。我也老實謝着收了。隨命王升進來。把行李各物都拿到外面去裝束好。明天好一早啓行。我們姊妹三個。又談了半夜。始各安睡。次日天色未明。忙忙的起來梳洗。吃了點心。辭謝了伯父母。玉姊姊們親自送我上了車。叮囑我途中保重。到了上海。就發信給他們。談了幾分鐘。火車將開。才下車。仍立在月台上。直等汽笛一聲。車子開了。才各轉去。這回車中。却遇不到好談話的人。只好借着看看報。做做詩。解那沿途的寂寞。豈知一個人越是冷靜乏味的時候。那日子覺得過去得越慢。來的時候。有郁姊姊做伴。談談講講。似乎沒有多少工夫就到了。這天獨自坐在車子裏。只望他快些到上海。從七點鐘開車以後。兩隻眼睛。時時去看身邊的錶。看了好幾回。才只得八點。

多鐘過了一歇去看。還只得九點。看一回。那長針不過移動了十幾分。二三十分。心裏說不出的焦灼。好不容易才盼到走過了十二點鐘。將近要到上海。說說只有半天工夫。竟像過了好幾天。却又碰着這天的車頭機器壞了。在松江停了半個鐘頭。等修好了才開。到得上海。已是二點外了。我下了車。走出車站。猶如逃籠的雀的一般。好不快活。王升叫好了一輛馬車。三部東洋車。仍到長春棧開了個大房間住下。曉得我母舅們明天就好到了。預先吩咐了棧裏帳房。叫他派幾個茶房。明天同去接運行李。到了次日。叫了兩部馬車。我帶女僕座了一部。那部空的。就令王升同兩個護兵坐着。到金利源碼頭招商輪船局中去接。我們到不多時。只聽得汽笛嘖嘖。那隻新銘輪船。突突突的已開了進來。轉眼之間。船身攏埠。一時人聲嘈雜。上上下下。來的接的。車夫擔夫。棧夥水手人等。把一個絕大的碼頭。都挨擠滿了。我先叫王

升上去問明了舅舅他的艙位。等那班下等艙客人差不多走完了。碼頭清靜些。王升來回舅老爺等已。到在官艙等候小姐。我就上船去。來到艙裏。只見舅舅舅母同表姊都立在官艙門口。引頸而望。我急過去叫了請過安。又同表姊握手問好。問了路上辛苦。舅舅道。我們到很安順。什麼累贅甥很熱的天。遠道來。心裏倒不安極了。我道。甥女是從杭州轉來。很順便的。於是命王升等幫着棧夥。把行李提下船去。我同舅舅們一齊上岸。請舅父舅母坐了一部車。我同秀姊姊同座一車。兩個女僕分坐車後。先向客棧而來。王升等押着行李後隨。到了客棧。出車同至房內。茶房打上臉水。泡好茶。問可要買什麼。我叫他叫四碗蝦仁麪。其餘都是雞麵。茶房遵命去買不提。這裏舅舅先問起我們出京後的情形。我就從頭至尾細細告訴起來。正說完秦淮河的那椿命案。點心來了。大家吃畢。我又接下去說。直說到這回在杭州接

着父親快信命來接的話爲止。大家聽了，都贊我老鍊，能辨別人情的美惡。比在京時，愈覺識見高遠得多了。我謙遜了幾句，也問問母舅們在京的事。情並這回怎樣會外放的。母舅嘆道：「咳，不要說起。我自從到京供職，將近十年，起先還可以隨便過去，目下事勢又變，在京的官僚，要想得那優差美缺，非得有那逢迎奔走的勁兒不可。你想幾十元幾百元一月的薪水，穀得幾場賭幾檯酒，還要今天某堂官的生日，明天某部郎的壽誕，某太太生子，某小姐出閣，東也祝壽，西也賀喜，一個月不知要耗費多少冤錢，怎樣當擔得起人家說窮京官。京官怎的會窮，不都是窮在這上頭嗎？所以我實在站不住了，只得走了一條門路，化了些錢，運動着跑出來了。我原意今天一到，就要趕午車來會你們。現在你連日在路上辛苦，也須稍爲休息一天。我們准明天早車走罷。我一則因爲母舅們船中受了顛頓之勞，理應稍息，二則自

已也實在來不得了。也就說好。這天下午陪舅母們去買了些洋貨綢緞。晚上原要請他們看戲。舅等一定不肯。說聽過了京裏的戲。別處也沒什麼好聽了。我只得罷了。只同他們去吃了一餐大菜。坐着馬車。向大馬路黃浦灘。四馬路各處。丟了幾個圈子。那時黃昏初過。明月東風。習習涼風。撲人襟袖。一天暑氣。都收拾得乾乾淨淨。覺得非常涼爽。回到棧裏。已是時針交亥。預備安睡。我叫王升把旅費一概算清。交代明日早車回蘇。吩咐停當。也就大家歸寢。不必說秀姊姊是同我一房。我們只略略講了些別後情況。同玉姊姊的近狀。也就睡了。這夜家人都記着。明日一早要動身的。十分驚醒。四點多鐘。大家已紛紛起身。叫女僕去要了水來。梳的梳。洗的洗。吃的吃。不到六點鐘。都已收拾清楚。升王已叫來了兩部馬車。七八部東洋車。裝好行李。賞了茶房。一齊上車。奔向滬寧車站而來。到站後。發付了車費。王升去買了

車票同上火車。這天頭等人很多。幸喜我們到得早。才完全佔了一間頭等室。等到七點三十五分開車。車中人已擠滿。却都是些外國人。有的到各處旅行避暑。有的往鄉間游獵。我想這時候我父親必定已派人到車站去迎接了。只爲我昨天同母舅定了行期。就當即發了一封快信去通知了。不到十點鐘。已抵蘇站。想不到父親同我母親都在月台上等候了。母舅等忙下了車。骨肉相逢。欣喜萬狀。匆匆間慰了幾句。立時上轎進城。到了衙署。早已內外大門洞啓。砲樂齊作。六乘大轎直入內堂。大家下了轎。同進上房。各人行了禮。女僕領了我兩個兄弟出來。拜了見母舅舅母。又向表姊拜了一拜。然後主賓分坐。叙起家常話來。跟來的婢僕自有署中下人去款待。不一時廚房開出酒席來。父親就請母舅等入席。母舅謝道。這又何必呢。我們都是至親。還開這客套。天氣熱。倒是隨常酒飯的好。我父親道。這都是很簡便的。

菜。自己廚役所辦。又不是館子裏去備的。只怕燒法不同。老弟還吃不便哩。母舅道。蘇杭的菜聽說很是別有風味。我却從不曾見識過。今天正好試試。究是如何。說着就各樣都嚐了些。連稱很好。果然與北地煎炒之味不同。我道。母舅還未吃着杭州菜哩。那種清鮮可口的滋味。更加蘇州菜好上十倍。母舅道。怎樣好法。你且說給我聽聽。使我也明白些外省的風土。我就把那在杭州所吃過的什麼蓴羹呢。醋魚呢。醉鮮蝦呢。魚腦羹呢。以及魚生蝦生。醉腰之類。略略都說了些。怎樣的鮮美。非他處可及。不但母舅等聽得有味。連我母親都聽得出神。不信有這等好法。我那大的兄弟吵着道。這樣好吃的東西。姊姊你爲什麼不帶點回來。給我們吃吃呢。我笑道。這遠的路。這熱的天。帶了回來。臭也臭了。還好吃麼。說得大家都笑了。我就在席上。又把火車中遇見郁采芳說那女教員的故事。並那病院的黑幕。麗娘的慘死。細細

的對大家講了。母舅等更聽得出了神。速菜忘記吃了。我父親道。你究是個小孩子家。識見還不遠到。你既然已料到要鬧出意外來。爲什麼不催着王叔快快的打聽了來。寫信去替他辯白呢。我道。女兒也曉得。但一則王升一時探問不實。二則以爲麗娘的父親未必就會曉得。所以也不過於張皇了。總想是不會這般快。我父親道。這正是你識見不到的地方。你想在那游人雜遝的場所。牆上寫的字。有幾天好耽擱。會不被人家塗抹壞了的道理。那寫的人。自然也曉得這一層的。必要想個別法去。使他父親早些知道。好達他的目的。那個去報告麗娘父親的。我說一定是他買出來。去湊混是非。他好從中取巧。却不道就送掉了麗娘的性命。你若早一天打聽着來。他表白表白。何至使那麗娘含冤遭污而死呢。我聽了父親這番責備。果然是因循誤事。這種呆籌。還要講什麼偵探術呢。越想越慚愧起來。秀姊姊道。姑夫的

話雖是却也怪不得美妹妹疎忽。總是那麗娘的命該如此。當下我母親對我說道。閒話少說。你寄母那邊。已來打聽過幾次了。問你要幾時回來。他們很在那裏惦念哩。我道。正是。女兒飯後就要過去請安。我在杭州也接到寄父幾封信。雖已寫過回稟。只動身時不曾報告。因爲時間太匆促了。我父親笑對母舅道。這孩子前世不知結了怎麼的人緣。看見他的人。沒個不稱贊他。憐愛他。照我想。他也沒什麼好處。豈不奇怪。母舅道。這是你的違心之論了。論甥女兒的只貌溫柔。心性靈活。已足使人仰羨。論他才識機警。就有同歲的男孩子。百萬中也找不了一個。那不令人更加敬佩。惜乎生非其土。出非其時。使英雄無用武之地。委屈了他的天生異稟了。倘使是個男孩子。有了這等的才智。再加上些學術經驗。那就不可限量了。只是舉目中原。那里有這等奇才異能之士。應運而生。目下所自命不凡的那班志士偉人。誰不

是虎皮狗骨。有名無實的賈沖貨。若要靠這般人去救國護民。那真是癡人夢說。全沒影響的話哩。我聽了道。好了。母舅不要謬贊我了。我做了那件事。正在這里自怨自艾哩。我連這樣的小事。還辦不周全。還講什麼機警呀。母舅道。那却不是這等講。一個人作事。無論你怎樣智巧。那有事事不失敗的。武侯那樣的謀略。也有失算的時候。何況你是個年紀輕輕。不出閨門的小姐呢。秀姊姊道。妹妹不必太謙。將來我如說做了女元帥。那軍師的一把座位。一定安把你的。說得大家都笑起來。這時已有一點多鐘。天熱不能多飲。忙忙的吃了飯。我就打點着。備了些杭州帶來人家送我的禮物。什麼蓮子咧。藕粉咧。火腿茶葉咧。又配上了幾匹新式花樣的杭緞紗紡。叫王升派人拿着。跟我坐着轎子。到巡撫衙門而來。這一去有分教。

天涯骨肉重分首

草味顚蒙驟刷新

要知我到了那里，又有什麼事發出來，且待下文再記。

第十四回 訴遊蹤官衙聆快論 贈金箔祖道感離羣

却說我到了撫台衙門。號房見了一面過來請安。一面叫了個小僮，赶快進去通報。我的轎子從邊門進去，一直到了大堂裏面，早已開了麒麟門，招呼把轎子擡進二堂歇下。煖閣門開，屏風後走出幾位姨太太，同了環僕婦來，一齊叫道：「好了，乾小姐來了。」我們太太眼都望穿了，怎麼去了這許多日子呀？我笑着叫了他們，行了一禮，忙忙的走進上房去。我寄父寄母都在上房門口等候了，見了我十分歡喜。我過去叫過了一同進去行禮請安。又替父母請了安，問了姨太太們好，寄母拉着我的手，在他身坐下，問我幾時回來的，怎麼不寫信來通知。我就把接了父親快信，叫我即日動身到上海迎著母舅們一同到蘇，昨天在上海接着，今天就回，所以不及發稟告知的緣故。